

分類尺牘新語

分類尺牘新語



廣益書局刊行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# 凡例

一是編斷自近時新牘。不列舊人。正如西山朝來。致有爽氣。所以他本中。前代名公鉅卿。騷人墨士。佳篇非不纍纍。不欲蒙溷入選。其或一二先輩耄期尙存。卽其人已往。而所贈答之友。猶在。因而特留。不在此例。

一集中所載諸牘。大約抄本爲多。或遠地郵筒。或同鄉手授。或藏之篋笥。或傳諸友朋。異采新花。光華奪目。隨到隨選。隨評隨梓。但有事類之分。並無爵齒之序。觀者亮之。一茲選以新穎古韻爲主。爽處似噉哀梨。豔處如披蜀錦。春鶯曉囀。秋蛩夜鳴。卽數行半幅。已令心曠神怡。若長篇大章。論堪不朽者。間爲采錄。然不敢多載也。

一每選一牘。必兩人互相商榷。并得之同人贊揚。悉化成心。別無情面。至於二三知己。入選稍多者。皆因佳不勝收。非緣情不可却。

一友人參論。兩家各有知交。隨便借光尊字。並不以先後爲重輕。且二十四類。亦未嘗依次付之。梓人想在同心。自能垂鑒。

一各類小序。皆就所選衆函中。敘事議論。相爲彷彿。而以數言爲之發端者。與坊間諸篇。隻字不同。寓目之餘。統祈印可。

一校正至再至三。魯魚亥豕之訛。庶幾可免。然而落葉之喻。淨掃誠難。卽有留餘。亦同疑闕。

康熙丁未蘭秋西陵

徐士俊野君  
汪淇愴澹

全識

# 分類尺牘新語序

## 理學

汪憺漪曰。天下安得有理學哉。枝鹿而男女分。土簣而禮樂寓。是卽綱常名義之星宿海矣。而輒儒之言曰。天生仲尼。萬古如長夜。豈春秋以前諸君子。果皆秉炬度日耶。理學莫盛於宋。而一時稟博名流。有吟風弄月者。有不啜茶觀畫者。未知同異若何。蓋世有真理學。卽有履理學。真者如日月麗天。江河行地。而履者如周公之援狙。叔敖之優孟。自不可以不辨。聞昔有絳帳鉅公。盛衣冠。坐皐比。集羣弟子。講賢賢易色章。其夫人從帳後呼曰。公夜來暗中竊婢以致觸屏敗面。豈亦賢賢易色耶。由此觀之。自欺欺人。甯非千古笑柄。茲集雖未敢云闢濂雒之藩籬。抉關闔之奧突。然大都取其真者。不取其履者。古德有云。佞言并妙語。運水及搬柴。石齋先生詩云。看多起倒翻名目。仍是饑餐與倦眠。此乃真實理學也。

## 政事

汪憺漪曰。古今之言政事者夥矣。顧其事有傳有不傳。幸而傳。則郝莒曹滕。可以膾炙千古。如其不傳。卽夔龍伊周。亦恐泯沒無聞。聖門列言語於政事之前。非重言語而輕政事也。若曰政事如雲蒸水湧。過則已焉。所以傳政事者。固端有賴於言語哉。言語之傳不一。或爲漁陽之歌。或爲春陵之詞。或爲雒州棠棣之碑。或爲山陰父子之譜。約略盡之矣。而更有一種霏霏栩栩之文。出於歌詞碑譜之外者。則曰尺牘。尺牘非政事也。而政事或出其中。如光武之諭諸將曰。崇山幽都何可偶。黃鉞一下無處所。子陵之答侯霸曰。懷仁輔義天下悅。阿諛順旨要領絕。其爲政事也。亦大矣。

## 文章

汪憺漪曰。鄙哉。世之以排偶帖括爲文章也。文章果如斯而已乎。夫日星之文曰文。雲漢之章曰章。顧名思義。已足令鄒枚舌橋。籍湜汗流矣。若陳思王所云。文章者。經國之大業。不朽之盛事。摯虞云。文章所以宣上下之象。明人倫之敎。柳柳州云。思報國恩。惟有文章。此則學士大夫之文章也。亦談何容易耶。觀士衡文賦。所列詩賦碑銘。箴頌論奏。諸體悉備。而獨不及尺牘。或疑尺牘無當於文章之觀。然孔璋東阿之札。公幹五官之書。休伯車子之箋。德璉建安之論。皆絢若粲花。爛如披錦。又何異遊上林而濯睢渙也。夫文章固文章矣。而尺牘爲能一一傳之。豈非文章之中。又有文章耶。

## 詩詞

汪憺漪曰。李白曰詩。李亦亦曰詩。柳耆卿曰詞。趙明鏡亦曰詞。詩詞果若是班乎。大抵古人不輕落筆。凡有吟咏。皆自性情書卷中流出。若今人才本不優。性復不近。餽飣塗綴。強名曰詩。縱使雕繡蒲眼。不過木偶傳脂粉。土牛被文繡耳。而邇來風雅濫觴。復詭而跳之於詩餘。一唱百和。如醉如狂。及窺其所爲詩餘。則格調聲韻。皆茫然不叶。而且嚶嚶號於人曰。我善爲詞。嗟乎冤哉詞也。少陵云。爲人性癖耽佳句。語不驚人死不休。其咏太白云。筆落驚風雨。詩成泣鬼神。長吉云。女媧煉石補天處。石破天驚逗秋雨。今之爲詩詞者。請自思其生平所作。果能驚人驚風雨。鬼神否。如其有之。則昌黎願下東野之拜。不然恐鄭光業苦海中。不免借重大篇也。僕之論詩詞如此。及觀諸名人牘中之言。亦復與僕不河漢。真先得我心哉。

## 慶賀

汪憺漪曰。慶賀。古也。古之慶賀。猶今之慶賀也。而古也質。今也華。古也直。今也諛。則今之慶賀。非猶古之慶賀也。晉大夫張老之賀趙武成室曰。歌於斯。哭於斯。孫子荆之送司馬征西云。三命皆有極。咄嗟安可保。莫大於殤子。彭聃猶爲夭。曰哭曰殤。曰咄嗟安保。殆不以慶而以弔矣。若今人口中安敢作此大不祥語耶。總之古人無所不真。而今人無所不僞。真則慶亦可弔。而僞則弔亦是慶。其相去奚異。薤露然平心酌之。以慶爲弔。固不可以弔爲慶。亦不必。郭景純之貧人誕育云。燕燕於飛。瑞娥以卯。徐陵初生。誌公摩其頂曰。天上石麒麟。武平一登第歸娶。陳伯玉贈詩云。宴罷櫻桃宴花燭。元稹之寄同年科第云。九陌爭馳好鞍馬。八人同著綵衣裳。曷嘗不踊躍歡忭。眉舞肉飛耶。故吾於慶賀一途。無取乎今人之全僞。亦無取乎古人之過真。

## 游覽

汪憺漪曰。噫吁嘻。邈乎廓哉。安得當吾世。而遍歷四天下之名山大川。而登之。而眺之。而坐臥飲食之。而醉醒歌哭之。而夢覺生死之。乃道路悠遠。風塵瀕洞。大都如市。南子所稱建德之國。徒有望崖反耳。聞迦文佛出。七步周行天下。而回道。人題詩岳陽樓。有朝遊北海暮蒼梧之句。如是則五嶽不足六。九州不足十矣。然古今來。能有幾仙佛哉。嘗閱西士之書。彼國有上相墨蘭者。厚輻糧。盛輿衛。泛舟行遊。由西北海以至東南海。盡歷大地一周而返。又近代有江陰布衣徐霞客者。由點蒼雞足而西。登崑崙山。望見外方黃金寶塔。經歷鳴沙以外。述盧阿耨諸國土。其紀游之書。高可隱几。彼獨非人也歟哉。奈何弗襄裳從之也。今而後請持此編。以告諸文人俠客之志在四方者。曰子好遊乎。吾語子遊。

## 贊美

汪憺漪曰。漢晉人目李元禮。謾謾如松下風。王孝伯濯濯如春月柳。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懷。稽叔夜峨

峨若玉山之將崩。其贊美可謂善矣。至于渾金璞王。伏鸞隱鵠。似有出於贊美之外者。然業已金玉而鸞鵠矣。夫獨非贊美乎。大抵古人質實不夸。雖有賞譽。要非過情。猶之河色黃而名黃。嶽形華而名華耳。若今人則異甚。彼宣武之眼如紫石稜。眼與石猶類也。六郎之面似蓮花。面與花猶類也。今乃呼跖爲彝。指墓爲姬。不幾于鳳皇而虎鼠乎。故贊美非古也。贊美而不失實。則猶行古之道也。其人朱霞。則朱霞之。其人白鶴。則白鶴之。其人瑤林瓊樹。則瑤林瓊樹之。高山仰止。景行行止。後之視今。豈不猶今之視昔乎。

### 薦舉

汪憺漪曰。內舉不辟親。外舉不辟讐。千古稱善薦賢者。莫如祁大夫。然此事亦可一而不可再。設使人人皆祁大夫。則單寒不敵門蔭。而金蘭反同路人矣。彼蕭朱結綬。王貢彈冠。果何謂乎。侯嬴曰。人固不易知。知人亦不易。推此以論薦舉。何獨不然。東方生之對漢武云。誠得天下賢士公卿。以周召爲丞相。孔丘爲御史大夫。太公爲將軍。臯陶爲大理。后稷爲司農。益右爲扶風。伊尹爲少府。顏閔爲博士。季路爲執金吾。柳下惠爲大長秋。王子慶忌爲期門。在位咸得其人矣。嗚呼。是安可得哉。無已。則如楊得意之薦相如。常何之薦馬周。彼相如與馬周。千古得意。與常何亦千古矣。太史公所云。附青雲以不朽。意者其在斯乎。

### 懷敘

汪憺漪曰。何懷乎爾。登山臨水皆懷也。何敘乎爾。吟風咏月皆敘也。然懷與敘。必非無故而然。如蒼葭白露之章。碧雲明月之句。彼其胸中。必有大不可解者。故不欲指其人。而又不能已於言。所謂情之所至。一往而深。此真我輩中人耳。魏文與吳質書云。每念南皮之遊。誠不可忘。徐陳應劉。行則連輿。止則接席。樂往辰來。愴然傷懷。王濬冲經。黃公酒壚。曰。吾昔與稽阮。共酣飲於此。今視此雖近。邈若山河。由此言之。亦安得而不懷。安得而不敘也。

哉朋友一倫古今並重。望衡對宇。其樂孔多。然大丈夫有四方之志。豈能如鹿豕之常聚。故臨別則抗手相思。則命駕久闊。則攄詞。諒亦子高所不能致。譏於文節二子也。

## 規箴

汪憺漪曰。仲尼聖人也。而老聃諄諄誨之曰。去子之矜氣。興多慾。熊色與淫志。王藍田曰。人非堯舜。何得每事盡善。則舜且宜無過矣。然世猶有以慈孝責堯舜者。仲尼堯舜宜然。況不爲仲尼堯舜者耶。但知過不難。難於箴規。箴規不難。難於受箴規者。陸玩拜司空。有人詣之。索美酒。起瀉梁柱間。祝曰。當今以爾爲柱石。莫傾人棟樑。玩笑曰。戢卿良箴。祖士言好奕棋。王隱規之以記述國史。使有裁成。乃爲沒而不朽。祖遂發書薦隱。修史此與聖賢喜過拜善之心何異。後世奸聲在懸。諛舌在軒。此風愈乎邈矣。然亦往往於簡冊見之。如宋璟之誠。張說曰。名義至重。鬼神難欺。田晝之勉鄒浩曰。願君毋以此舉自滿。士所當爲者。未止此。得此一言。豈不勝於千萬言耶。是可爲交友忠告之法。

## 曠達

汪憺漪曰。詩云。唐虞揖讓三杯酒。湯武征誅一局棋。揖讓征誅。人所視爲驚天動地者。而彼直以三杯一局當之。豈非曠達之尤者乎。下視晉人之任誕排調。卑卑不足道矣。然清談痛飲。正不妨名士風流。若劉伯倫裸處屋中人。見譏之。伯倫曰。我以天地爲棟宇。屋室爲禪衣。諸君何爲入我禪中。此禪無乃太大。且宜於暑而不宜於寒。奈何。王庾諸公過祖士稚。忽見裘袍珍飾盈疊。諸公怪問之。士稚曰。昨夜復南塘一出。噫。暮夜何時。剽劫何事。曠達一至是耶。余謂事關俗情者。不可以不曠達。事關名教者。不可以太曠達。惟謝諲之言曰。入吾室者。但有清風。對吾飲者。惟當明月。劉昶曰。勝公榮者。不可不與飲。不如公榮者。亦不可不與飲。是公榮輩者。又不可不與飲。以

此放浪形骸。庶不獲罪於聖賢乎。

### 感憤

汪憺漪曰。杜默之醉拊項王肩云。英雄如大王。而不得天下。高才如杜默。而不得一第。此自是酒人狂態耳。乃起視神像。輒已淚下。嗟乎傷哉。古今感憤之事不一。惟獨文人爲多。每讀盧照鄰五悲及王弼州文章九命。未嘗不涕泗橫流。撫膺欲絕也。嘗疑文人事事缺陷。如所云無貌無命。無位無福。無壽無後者。率十人而九。而吾妄意種種。皆自無行。始之曷使。文人有行。當不若是。然竟有束修砥礪。而仍不免坎壈者。猶之仲尼栖皇。子淵貧夭。豈盡躬修之罪哉。更有一種踢地喚天之悲。與文人相爲對望者。曰紅顏薄命。如明妃青塚。綠珠金谷。非煙殞命。眞斷腸之類。不可勝紀。天乎天乎。是可忍也。孰不可忍。有如不信。則羣公之牘具在。

### 嘲諷

汪憺漪曰。諷諫之術。由來尙矣。蓋正言之不足。或反言之。顯言之不足。或隱言之。所謂石壓筍斜出。崖懸花倒生也。然必有關於人物之是非。政治之得失。始爲可傳。如淳於髡之論長夜。谷那律之對油衣。方慶之比盧陵。鄴侯之咏黃臺。豈不遠勝於批鱗碎首哉。若夫鸚鵡母鸚鵡父之稱。二柳孤楊之戲。此不過與雲間日下。彌天四海諸語等耳。故嘲與諷相類。而實不同。嘲者不必諷。諷者不必嘲。然諷者不必不嘲。而嘲者未必皆諷。君父朋友之間。自當酌而用之。太史公滑稽傳云。天道恢恢。豈不大哉。談言微中。可以解紛。夫一談言微中耳。而本乎恢恢之天道。天何言哉。請問之談天之騁衍。

### 翰墨

汪憺漪曰。自有天地。即有人物。自有書畫。故人物者。天地之菁華。而書畫者。又人物之菁華也。世傳史皇作字。女嫫作畫。較朕各爲鼻祖。其實庖犧一畫。而字畫皆在其中矣。後來源流愈遠。枝派愈繁。墨池繪苑。代有聞人。八體六書。五經三史。幾于指不勝屈。余嘗謂書家之逸少魯公。畫家之南宮雲林。皆爲藝林推重。然此數公者。其人品自足千古。曷使王顏不作書。米倪不作畫。將遂混混無聞已乎。可見人能重書畫。非書畫能重人。後世因其人而傳其書畫。遂因書畫而并掩其人。誠所謂本末倒置。至于斂脚屋漏。鳳翥龍蟠。槃礴解衣。洵洵崩屋千載而下。猶覺生氣勃勃。則副墨之子。維誦之孫。亦旣得聞命矣。

### 慰問

汪憺漪曰。咏車牽者曰。覲爾新昏。以慰我心。其慰之義乎。賦鷄鳴者曰。知子之順之。雜佩以問之。其問之義乎。朋友一倫。通於性命。若得素心晨夕。文酒流連。何須慰問。慰問之來。大都起於間關契闊之際。與夫窮愁不得意之時。李陵寄蘇武云。嗟爾穹廬子。獨行如飲冰。劉琨致盧諶云。澄醪覆觴。絲竹生塵。素卷莫啓。幄無談賓。少陵懷李白云。文章憎命達。魑魅喜人過。樂天寄元九云。未容寄與微之去。已被人傳到越州。此亦可得慰問之大概矣。他如旗亭旅舍。握手勞苦。長安下第之悲。茂陵臥病之嘆。刺促寒暄。亦復何可勝道。人生知己難得。天上多鴻鴈。池中足鯉魚。奈何令王錄事。貽草堂之嘖。楊員外遲伏苓之寄乎。

### 邀約

汪憺漪曰。今之所謂邀約者。吾知之矣。不曰謹詹某日。則曰卽午候教而已。若古人讌集。多則十日。少亦數朝。如平原河朔之舉。固家常茶飯也。嘗讀樂府艷歌云。今日樂上樂相從。步雲衢。天公出美酒。河伯出鯉魚。青龍前鋪席。白虎持榼壺。豪哉飲乎。擘麟烹鳳。遠拜下風矣。然如此盛筵。何可多得。吾輩脫粟草具。瓦缶匏樽。田父泥飲。

况味。正自不惡。稍進而求之。如裴晉公之雞猪魚蒜。蘇長公之瓜子炒芡。又何不可佐釣詩之鉤。而助掃愁之筭乎。故同一邀約也。與其泛也寧真。與其豐也寧簡。與其莊而疎也。寧諧而密。昔人所以貴澹蕩之交。真率之會也。若得人人如此。則南陽劉子驥。何必尋武陵之棹。

### 餞送

汪憺漪曰。靈均云。悲莫悲兮生別離。謝太傅曰。中年傷於哀樂。與親友別。輒作數日惡。江文通云。黯然鎖魂者。惟別而已矣。可見別離之際。昔人所重。林有鷦鷯之鳥。水有鰈鱖之魚。世獨無慷慨之人。何以人而不如魚鳥乎。然身非形影。安龍動而輒俱。驪駒在道。僕夫在門。無可奈何。則惟有餞之送之而已。送別之作。唐人最多。渭城柳色。湖上鷗聲。陳腐已不堪再唱。今請大召千古之酒徒俠客。才子美人。約某日畢集於河梁灞澹之間。令鄼生奉觴。荆卿擊劍。桓子野弄笛。禰正平搥鼓。李白杜甫賦詩。西子歌舞。明妃彈琵琶。以送我眼前心上之人。如此庶可以高揖紫駟。賓王無憾矣。然其人皆安在乎。曰在尺牘。

### 請乞

汪憺漪曰。世間一切事。果皆可以請乞而得。則天上造化之兒。冥間鼓鑄之吏。與夫文昌朱衣。月下老人。悉化而爲除夕之桃符。成天之土偶矣。有是理哉。然而憧憧攘攘之徒。貧者乞富。賤者乞貴。鰥者乞豔。天者乞壽。所見無非乞者。彼自以爲乞則得不乞則否。而孰如飲啄有定。鵜梁或不濡其味。信天翁又何常餓殺耶。乞之爲道最鄙。乃古來亦有以乞傳者。如淵明之乞食。佛大之乞簞。魯公之乞米。少陵之乞桃。盜跖雖是酸風。翻成韻事。總之存乎其人而已。其人而齷齪。雖不乞何補。其人而高曠。雖乞何傷。至于拜手珠玉之詞。借光錦繡之制。則憲老乞言。古帝王已先爲之矣。吾何獨不然。

## 餽遺

汪憺濤曰。詩云。投我以桃。報之以李。自是交際之常。至於投桃報瓊。投李報玖。桃李至賤。而瓊玖至貴。自非陶朱公石衛尉家。安得如許珍瑰耶。大抵風人設詞。未必實有其事。魏武以素屏素几貽毛玠云。君有古風。故贈以古物。陸修靜以鷺羽塵尾遺張融云。此既異物。以奉異人。由是觀之。則真古真異之物。必不宜投諸不古不異之人。餽遺亦當慎擇哉。若謝眺雪中見江革弊絮單席。乃脫襦割氈與充臥具。任昉爲義興太守。登舟至都。無衣。沈約遺裙衫迎之。蕭察欽賀蘭祥之節儉。以竹屏絺綌及經史贈之。祥乃付諸所司。此數君者。豈非所謂真古真異之人耶。故餽遺得其人。則授者與受者。並堪不朽。不則耐可兩袖清風。無爲阿谷處女所笑。

## 隱逸

汪憺濤曰。世以巢由爲隱逸之祖。不過曰唐堯讓天下。去而逃之耳。然爾時天子坐起茅茨土階中。享盛門之養。而執臣僕之勞。山翁溪叟。其罪應不至此。故同一隱也。巢由隱于箕穎。而勳華隱于土茨。况味正相等耳。若後世殿陛日尊。山林日賤。其苦樂殆不啻天淵矣。乃挫廉逃名之士。終不以蘿薜易簪纓。豈非富不如貧。貴不如賤耶。隱逸之名。今古通稱。然有隱而逸者。亦有隱而不逸者。如園綺向禽之流。隱而逸者也。若樊英華歆周顒。種放輩。身江湖而心魏闕。如所云隨駕隱士。其勞攘不已甚乎。至于李贄之傳外臣。區別身心。時吏之隱爲四種。而歸重於癡頑之馮道。夫使馮道而可稱吏隱。則株林河間。皆可稱色隱矣。吾惡乎知之。

## 釋道

汪憺濤曰。自秦漢以來。釋道便與吾儒鼎峙。傳之無窮。是三教者。殆將與天地相終始矣。其間之大小精粗。虛

實褒正。吾亦未暇置辨。但以一言蔽之曰。儒教可以無釋道。而釋道必不可以無儒教。何也。儒教以綱常爲重。有如王道蕩平。五品親遜。雖無二氏之教。于治道未大損也。假令斯世無儒教。則綱淪法斁。鷗義奪攘。彼二氏之徒。雖欲一日安其身於琳宮梵刹。其可得乎。何次道看文書。謂王濛曰。我不看此。卿等何以得存。桓宣武裝束出獵。謂劉尹曰。我若不爲此。卿輩亦那得坐談。所謂陰受其福而不知也。由此推之。三教之輕重可知矣。獨有一事。可以殊塗合轍者。曰此三先生無非皆勸人爲善。勿爲惡而已。至於山情水性。月影風聲。與夫黃花翠竹之緣。白石長松之趣。則吾與二氏同之。又何必曰學佛然後知儒。而詹詹以神仙爲英雄退步耶。

## 技術

汪憺漪曰。庖丁之對文惠君曰。臣之所好者道也。進乎技矣。可見道與技本無二致。今人以技爲道。道亦是技。古人以道爲技。技亦是道。何怪乎其不相及也。技術之途最多。未可以更僕數。而吾獨取其有益於世者。醫則越人。相則許負。星卜則公明。堪輿則景純。可謂至矣。然而一或不效。誤人非尠。則有技執若無技之爲愈耶。他如射御博弈之長。書算琴丸之妙。雖無關至極。而精義入神。自堪不朽。惟有屠龍刻鵠。削棘雕楮諸技。則荒落而無所用。亦猶鼓錦瑟於齊門。攜章甫於越國耳。邇來世風愈下。人巧愈多。於是有種種幻術出焉。如所云都盧角觝。吐火吞刀之屬。吾不知其人耶鬼耶。以供瓊筵一笑。亦何爲不可。

## 家庭

汪憺漪曰。華子魚遇子弟甚整。閒室之內。嚴若朝典。陳元方兄弟恣柔愛之道。而二門兩不失雍熙之軌。能兼此二者。可爲處家庭之善經矣。顧家庭之難處。百倍於朝堂。蓋門外可以論理法。而門內則惟論情。情之所在。夫豈可以整齊畫一者哉。慎子云。不癡不聾。不能爲翁。欲得癡聾之翁。必願生愚魯之子。如坡老所云。無災難而到。

公卿者也。然亦何必乃爾。天下固有盈堦芝玉。觸目琳琅。而簪笏蟬聯者。但漚珠艸露。未可常恃。必欲長保令名。無隕家聲。其惟萬石君之父子。大小山之兄弟。與二大夫之叔姪乎。慎無若顏延年之道屏鹵簿。謝宣遠之籬隔門庭也。

### 閨閣

汪憺漪曰。徵尺牘而至於閨閣。誠所謂珠玉咳唾。錦繡心肝矣。觀者得無哂其雲雨情。脂粉氣耶。曰。不然。夫女之異于男者。徒以其形質耳。若夫書盤織錦之才。挽車舉案之操。斷臂投崖之節。突圍討叛之勳。何一甘出男子之下。又况尺璧碎金。如區區魚箋鴈帛乎。吾嘗謂女子不好學則已。女子而好學。定當遠過男子。何也。其性靜心專而無外務以擾之也。然才人美人兩者。元屬造物所忌。卽分而爲二。猶慮福慧之難雙。况以美人而復兼才子。則命薄者。不將益薄耶。故吾終不敢選艷色於燕環。攝妖詞於濤蘊。竊欲取斑姬七誠。懸之粧閣。而佐以鍾郝之禮法。張謝之秀風。俾婉孌季女。飲食而歌舞之。庶幾曲終奏雅之意云。

# 分類尺牘新語目次

## 卷上

### 理學類

|        |     |   |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|-----|---|--------|-----|----|
| 與盧燦斗   | 程光祿 | 一 | 又      | 蔣鳴玉 | 一〇 |
| 答朱青萊   | 沈九如 | 二 | 復周櫟園先生 | 高 阜 | 一〇 |
| 答賈靜子   | 胡貞開 | 三 | 與杜丹木   | 顧二榮 | 一〇 |
| 與人     | 魏裔介 | 三 | 與黃九烟先生 | 徐士俊 | 一一 |
| 與沈甸華   | 張 壇 | 四 | 與汪憺漪   | 杜 振 | 一一 |
| 答友人    | 徐 灝 | 四 | 與陳子遜   | 顧二榮 | 一二 |
| 呈友人格言  | 彭兆元 | 五 | 與朱襄南   | 杜 振 | 一二 |
| 與汪憺漪   | 葉 生 | 五 | 答陳非白   | 張 遺 | 一三 |
| 寄及門朱士龍 | 沈九如 | 七 | 與滅齋論老  | 程正揆 | 一三 |
| 與徐漱生   | 董道權 | 七 | 與宋荔裳   | 陸 燦 | 一四 |
| 與紀伯紫   | 高 阜 | 八 | 示學思    | 李明睿 | 一四 |
| 與李舒章   | 方以智 | 八 | 寄林殿巖   | 張 遺 | 一四 |
| 復謝健行   | 汪 淇 | 九 | 與沈東澗   | 邵泰卿 | 一五 |
| 寄門人林殿巖 | 蔣鳴玉 | 九 | 與查大谷   | 金士觀 | 一六 |
|        |     |   | 答毛稚黃   | 鄒祇謨 | 一六 |
|        |     |   | 寄李于王   | 來集之 | 一八 |
|        |     |   | 上文燈巖先生 | 嚴 沆 | 一八 |